

侦探小说 侦探小说 侦探 女间谍的冒失丈夫

〔法〕埃格斯布雷亚 著

淡泊 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



女间谍的冒失丈夫

〔法〕埃格斯布雷亚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陕西人民出版社

女间谍的冒失丈夫

[法] 埃格斯布雷亚 著

淡 泊 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汉中地区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125印张 2插页 108千字

1990年10月第1版 199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 500

ISBN 7-224-01304-8/I·277

定价：2.85元

第一章

露丝·特鲁克斯莫尔有一套雅致的住房，坐落在切尔西区的玛格丽特坡地上。每天上班前，她总要在门口驻足片刻，心满意足地欣赏一番经过努力甚至拚命工作才挣来的这个庇护所，然后满怀信心地驾车朝牛津街驶去。伍尔渥敦公司的办公大楼就耸立在那里，她在这家公司担任人事处长的职务。

和以往无数个早晨一样，露丝·特鲁克斯莫尔打开办公室门时，总要先朝那只杜尔顿出产的陶瓷花瓶看上一眼，突然她发现瓶里又插了几枝鲜花。每天早晨的花束使露丝感到又惊讶又气恼。几天来，尽管她多次盘问过手下的职员，还做了明察暗访，但仍然不知道送花人是谁。

露丝虽然快三十了，但还是相当漂亮，作为老姑娘，她仍然热切地渴望着爱情的降临。而那位假设中的谨慎的求爱者可能认为在伍尔渥敦公司，几乎无人不晓特鲁克斯莫尔小姐曾经熬过的艰难岁月，所以觉得她不会轻易相信男人们对她表示的爱意。

露丝刚刚在扶手椅上坐下，就听到有人敲门。女佣帕特莉茜亚·克罗科特应她事先的约请，谦恭地出现在她面前。克罗科特请求特鲁克斯莫尔小姐允许自己明天去参加弟弟的婚

礼。为了能让请假获得批准，她鼓起勇气激动地唠叨了一大通家庭责任之类的辩解词，但被露丝打断了。

“请听我说，克罗科特夫人。我准备同意给您一天假期，但有一个条件……”

帕特莉茜亚此刻的态度显示出她准备接受任何条件。

“那您必须向我透露每天往这个办公室送花的是谁！”

克罗科特犹豫了。她吞吞吐吐地说：

“可是我已经答应保密了……”

“那随您的便吧！”

“……作为保密的报酬，我每礼拜都领取半个英镑……如果我不告诉您这是谁，小姐，那您就不给我一天的假期吗？”

“那是肯定无疑的。”

克罗科特夫人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

“……不过，您能不说是我泄的密吗？”

“当然可以啰！”

“那我就告诉您吧！是阿基伯德先生。”

露丝·特鲁克斯莫尔听罢大为惊愕，竟然不知道帕特莉茜亚·克罗科特是什么时候离开的。阿基伯德·洛德先生……伍尔渥敦公司在世界各地代理人的总监。他会钟情于自己，这可能吗？特鲁克斯莫尔小姐对这件如此滑稽的事情忍不住笑了起来，向一个毫无瑕疵的姑娘表示一星半点的温情，阿基伯德先生在赶时髦吧！这可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摩登男子，他把能第一个戴上邦德街上的泰勒和希埃两家商店最新推出的时兴领带当作一种嗜好。阿基伯德的从男爵封号为他打开了通往社会各界的道路，在首都那些最高级的饭店里他盛情款待客人，他那优雅的言行使朋友们感到腼腆羞怯。

无论是谁，只要和阿基伯德先生单独交谈两小时之后，没有一个敢拒绝在合同上签字，因为他们都怕被从男爵当作粗俗的人看待。

由于阿基伯德的缘故……整整一个上午，露丝一直未能把注意力从这个出乎意料的问题上转移开来，这个问题是从男爵向她提出的。这种每天送花的敬意，只能解释为审慎的爱情，不可能来自其他的动机。渐渐地，经过反复权衡，估计到阿基伯德对自己在玛格丽特坡地上的领地不会有所损害后，她自信地认为洛德乐意自己成为他的夫人。当然啰，对她来说问题不在于是否真正爱上了阿基伯德先生，然而在她这种年龄，一种基于利益关系的婚姻往往会使姑娘们忽视感情方面的因素。露丝通过经理德伦西·伍尔渥敦了解到从男爵的家境很一般，他和母亲住在伦敦大英博物馆所在地区的贝德弗德街一座小房子里。毫无疑问，她一旦成了露丝·洛德夫人，特鲁克斯莫尔小姐就必须表现出坚韧不拔的毅力，来迫使丈夫共同关心和建设这个家。这种可能性并没有吓倒露丝，反而激起了她的勇气。很自然地，特鲁克斯莫尔小姐在很快做出决定之后感到自己完全能够承受。她向来不喜欢办事拖泥带水，希望有个明确的解决办法。于是，她通过电话总机了解到从男爵正在公司办公时，便迈着自信的步伐去叩敲阿基伯德的门。

露丝像一位军人以武力征服要塞那样的神态走进了阿基伯德的办公室。她看到从男爵立即站起身来向她行了个鞠躬礼，并向她致意。

“我感到非常荣幸，特鲁克斯莫尔小姐……”

然后，他站在那里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很显然，他被

露丝那种淳朴自然的羞怯所征服了。露丝审视着他是否中自己的意，伍尔渥敦公司的这位女职员有理由发现从男爵既像加利·库柏，又像托伊，在某些地方还像斯蒂夫·马克奎恩。

“特鲁克斯莫尔小姐，我冒昧请您坐下好吗？”

“非常乐意，不瞒您说，我喜欢坐着说话而不是站着。”

“是的，那当然啰……当然啰……”

她把他弄得有点局促不安，在观察他的同时，露丝的虚荣心得到了一种满足。

“我认为您也应该坐下，阿基伯德先生，那样更舒服一些。”

“对不起，啊！是的……我请您原谅……”

他面对着客人坐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戴上他的单片眼镜，用那种高雅的牛津口音向露丝宣布：

“请说吧，我听着的，小姐！”

“阿基伯德……”

这种来得突然的直呼其名的亲密使他差点从座位上惊跳起来。

“我很想就每天早晨在办公室里发现的鲜花而向您道谢。”

“啊……这么说您已经知道了？”

“何必送那么多花呢？阿基伯德。”

他显得极其窘迫。

“您听着……小姐……嗯……总之，我应该对您讲明……”

“讲明什么？阿基伯德。”

“我不知道怎么表达才好……”

此刻，露丝也显得有点紧张，但身不由己地想帮他摆脱窘境。

“您希望让我明白您在爱我，是不是？阿基伯德。”

他显得如释重负，这是一种没有丝毫做作的喜悦之情，他迫不及待地回答：

“正是这样，小姐，您说的千真万确！我很高兴您已经猜着了！”

洛德感到异常激动，急忙之中他扔掉了用黑色细丝带挂在胸前的单片眼镜。

“我太高兴了，阿基伯德……您爱我很久了吗？”

“我想这要追溯到我们的第一次相遇。不过，我真正意识到爱您是在两个月前，在中国。”

“在中国？”

“是的，在上海的一个酒吧间，我看到了一位和您一样窈窕的妇女。当时我意识到了如果我的生活中没有您的话，那我将永远不会得到完美的幸福。”

露丝感到喉咙好像被什么东西塞住了似的。

“您吐露的爱情使我极为感动，我很感谢您，不过……您期望我干什么呢？”

“但愿您能成为我的夫人，小姐，万一您认为可能的话。”

“乍看起来，好像不会有多大的障碍吧……”

从男爵重新戴上他的单片眼镜，踌躇满志地向露丝保证：

“我实在太高兴了，亲爱的，我想马上把喜讯告诉妈

妈，您同意吗？”

这个问题顿时使特鲁克斯莫尔小姐哑口无言。

“您的母亲？”

“她是一位令人尊敬的老人，心地善良，但也很容易产生偏见。我敢肯定她准会喜欢您，正像您准会喜欢她一样。”

正当洛德先生浮想联翩之际，露丝仍在回味着情人所表示的爱情，筹划着婚礼如何进行。但她也有点失望，甚至有点愠怒了，于是打算教训一下从男爵。

“阿基伯德……您忘了应该问我点什么吧？”

“问什么呢？亲爱的。”

“譬如‘您爱我吗？’这样一个相当简单的问题，您问过我吗？”

“我忘了吗？从您打算成为我的夫人那时起，这难道还不意味着您爱我吗？”

“那好吧！尽管我的问话使您如此吃惊，阿基伯德，眼下我还不敢确信自己是否爱您。勿庸置疑，我对您有好感，但仅有好感还是不够的……”

“您真是这样想的吗？”

“对此我可以肯定。”

“这太让人感到乏味了，亲爱的……在这种情况下，我最好还是等一等再告诉母亲。”

“这才是明智之举。”

“我能冒昧地请问您一句，您打算过多少日子再告诉我您是否爱上了我？”

“那很难说……我们必须经常约会，以便更好地相互了

解……长话短说吧，阿基伯德，我担心您不得不违心地向我求爱。”

“我……我担心的倒是不知道该怎么做好。”

“那您就尽力而为吧！”

“我最挠头的是无法向您隐瞒我的妈妈。她知道我钟情于您并且不停地督促我向您表示爱情。当她得知我已经向您求爱之后，她将无法理解您为什么不立即给予答复。”

“那是因为您母亲不可能做出我是否爱您的判断。”

“此话倒也合乎情理。”

露丝思忖着不管怎样，她跟这位未来的婆母肯定会产生龃龉，因为她已经认为老人管得稍微宽了点。

从此，他俩形影不离，结伴外出，共进晚餐，相邀看戏。几天过去了，几个星期过去了，他们之间的亲密程度却有减无增。从男爵为人品行端正，而露丝表现得既冷淡又傲慢。有时，露丝琢磨着她的伴侣是否对爱情之外的其他东西譬如领带更感兴趣，尽管她为此曾经忧心忡忡过，但每次见面她都能觉察出洛德比以前更加英俊，更加健美，更加优雅。她的这种判断，可以从别的女人那一双双羡慕和嫉妒的眼睛中得到证实，以致使特鲁克斯莫尔小姐对阿基伯德的依恋之情与日俱增，相反，从男爵的爱慕之意却在逐渐淡化。

春天的一个周末，当他俩泛舟于紧挨着苏克哈姆的塔米斯湖上时，露丝带着恼怒的神情欣赏着她那平庸的情人执桨击水的响声。大概因为是在船上的缘故，露丝小姐感觉到有一股皇家舰队船的勇气激励着自己，于是下决心要结束这种不和谐的局面。

“阿基伯德！”

从男爵吃了一惊，险些儿把桨放下。当他恢复镇静并把单片眼镜重新戴好之后，冲着露丝微笑着说：

“您说吧！亲爱的。”

“阿基伯德，我们这样持续不断地见面快两个月了。”

他点点头表示同意：“再也没有人比我更幸福的了。”

“阿基伯德，您有时想过没有，我们都不年轻了，留给我们成家 and 生儿育女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是不是？”

“我完全赞同您的意见。”

一种神经紧张引起的战栗使她摇晃了一下，她几乎喊着说出：“看在上帝面上，阿基伯德，您可从来没有过别的表示呀！”

他睁大眼睛凝视着她。

“亲爱的，我是不是在无意之中对您不礼貌了？”

“不，这正是我要责怪您的。”

“我担心那样会影响我们相互了解……”

“阿基伯德，我爱您，现在我明白了！”

她有点言过其实，但她是何等地渴望成为一位夫人啊！为了回答她吐露的爱情，他撂下手中的双桨，虔诚地捧起她的纤纤小手，小心翼翼地吻着，脸上露出了一丝喜悦的微笑。

“我想从今以后我可以叫你露丝了吧！”

理所当然了，他俩在一条小船上，这是个热烈拥抱的最佳处所。不过……露丝毕竟没有把自己当作轻佻的女人。然而，当她考虑到一个男人——她对这个男人说过她爱他——可能采取的姿态时，她从来没有想到洛德竟然还是那样无动于衷，那样彬彬有礼，那样冷漠干巴。她简直想大哭一场。

他俩一上岸，露丝便头也不回地走了，洛德快步赶了上

去，而且大胆地挽起了她的胳膊。

“您已经决定了，是不是？……我可是深深地爱着您，露丝……”

“那您为什么不向我好好表示一下呢？”

她对自己说了这句俗不可耐的话感到后悔不已。但是，从男爵好像没有听到那句话，因为他着实朝她冲了过来，伸出双臂把她紧紧搂住，把自己的嘴重重地压住她的唇，使劲吻了一下。特鲁克斯莫尔先是吓了一跳，以为被噁了一下，但马上觉得被紧贴得喘不过气来，甚至感到窒息。出于条件反射，她的第一个动作就是自卫，力图使自己摆脱开这个突然之间变得贪得无厌的情人，但很快就变得软弱无力了，她终于融化、淹没在柔情蜜意的波涛之中。最后，从男爵松开了她，而她仅仅呻吟了几声，几乎失去了自信。

“您……您失礼了，阿基伯德！”

“我也这样认为，小姐。”

一个低沉的嗓音使她掉过头来，站在她面前的是一位她从未见过面的警察，这位先生身材魁梧，足有一米八的个头，50来岁，看上去有点未老先衰。他那浓乱的眉毛下露出严厉的目光，审视着这一男一女。露丝看了一眼，便呼唤从男爵快来援救。唉，万万没有想到，阿基伯德先生像犯了错误似地低下了脑袋。

“我承认我的行为像个顽童有失检点……”

警察叹息道：

“一个早熟的顽童。先生，如果您同意我的看法。”

露丝看到她的未婚夫对自己的行为没有表现丝毫的自豪反而显得如此窝囊，她生气了甚至愤怒了。

特鲁克斯莫尔小姐挺身承担了责任，她微笑着对警察解释：“我们有点失去理智了，因为我们刚刚决定要结婚。”

警察把已经掏出的记事本和铅笔重新塞进了口袋。

“既然如此，小姐，那就两码事了。”

他用又气又好笑的语调补充了一句：

“……因为一份违警笔录与你们所期待的结婚登记证书相比将是滑稽可笑的。”

阿基伯德请求警察立即解释此话从何提起。

“说来就话长了，先生。在同样的背景下：树荫下的曲径，或者小河边的弯路。由于有阳光，由于空气中散发着欧石南的香气，或者带着一股刚割下的干草的气味，有位先生设想着世界归他所有，他想把一切都奉献给路过的第一位淡褐色头发的姑娘，借口说她的声音像银铃般清亮，或者奉献给遇到的第一位金发姑娘，理由是他认为她的蓝眼睛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很快，一切都结束了，先生。他在一个贫民区租了一套带厨房的二居室套间，和一群不停地叫喊或者吵着要吃饭的孩子们生活在一起。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终于觉察到银铃般清亮的笑声已经嘶哑，也悟出了蓝眼睛并不比栗色眼睛更有魅力。但是已经晚了，先生，他后悔莫及了。所以说，嗯，一份违警通知和他所保存的东西相比……”

从男爵听到这里情不自禁地喊出声来：

“我敢肯定，这故事好像是一个牛津人讲的。”

“不，他是剑桥的，1934年到1937年期间他在圣·约翰大学。”

“这么说，您也是剑桥的，但您……”

“先生，他为了一个浅褐色头发的姑娘，那姑娘跟您几乎一般漂亮，小姐，我没有祝您万事如意，因为那是毫无用处的。”

值勤的彪形大汉环顾了一下四周，重新开始了他的巡逻。看来，这个大个子老人看破了红尘。

当警察走远后，露丝和阿基伯德开怀大笑起来，因为他们不相信警察的经验之谈会在他们身上应验，也不相信会陷入命运给他们准备的圈套。当被允许把胳膊塞在从男爵胳膊下让他挽着时，露丝拉着她的伴侣愉快地倾诉着衷肠：

“阿基伯德，您想过没有，是不是该向我求婚了？”

“我必须首先把这件事告诉妈妈。”

特鲁克斯莫尔小姐马上把胳膊抽了出来。

“阿基伯德，这可是只涉及我们两人前途的事，您明白吗？仅仅是我们两个！在我们这种年龄，没有必要依靠别人来给我们做出决定，即使是您的母亲也不例外。”

“在我们洛德家族，亲爱的，男人办事从来都不会不征求妻子的意见，如果没有母亲的话。”

“当他们不幸成为孤儿或者鳏夫后，想拿什么主意时也许会去请教街上的报贩子吧！”

“我不明白您这是什么意思？亲爱的！”

“没什么意思，我们回去吧！”

归途中，由于极度的失望，露丝悒悒不乐，一言不发，而从男爵已经揣摩出了她的对立情绪，也同样保持着沉默。当他们来到玛格丽特坡地时，阿基伯德向露丝略表歉意，准备离开姑娘。

“我还没有考虑过您今天给我的答复，亲爱的，但很遗

憾，我却许下了无法违背、必须信守的诺言。”

“必须信守？”

“您想想，我们该做出重大决定了。在我们家族里，我自认是比较驯服顺从的。亲爱的，您也许知道荷伯特·伍勒曾经大声疾呼过，作为绅士，不该用匙勺去捕鱼……”

露丝大惑不解，愚蠢地重复着：

“用匙勺……”

“……而迈克尔·费顿恰好刚刚解释这就是他们那儿的捕鱼方式。我们最好在今天晚上做出决定，在这种情况下，您明白了吗？……”

“哦！我明白了，阿基伯德，为了我们的前途，更重要的是应该知道究竟用匙勺还是用脚指头捕鱼！”

“很抱歉，我不懂您的意思。”

“我的爷爷是用牙齿捞鱼的，您想想吧！”

“用牙齿？……”

“他的的确确不是一个绅士！”

说罢，她背朝他进了家门，弄得从男爵惘然若失，像木桩一样竖立在人行道上。

在那个不愉快的傍晚之后，露丝经受了几个小时甜酸苦辣的感情煎熬，心情仍然焦躁不安。但她毕竟是个有头脑的女人，在内疚和自责之后，她拿定了主意，要像漂亮的玩具娃娃一样把烦恼抛在脑后。于是她决定不再等待救世主，准备自己着手解决问题。她想成为洛德夫人，不管从男爵喜欢与否，她一定要成为洛德夫人。

披上了一件最正儿八经的黑色外衣之后，特鲁克斯莫尔

小姐便径直朝布鲁姆斯伯利街走去，她出现在洛德老太太门前时，时间已近晚上10点。当她稍稍提起门锤的刹那间，她感到有点胆怯，但她再也不能后退了，况且她几乎已经绝望了。

老太太给露丝开了门，费劲地浑身上下打量了她一番，老人毫不掩饰自己对不速之客的深夜来访所表示出来的惊讶。

“小姐，您有何贵干？”

“您就是伊丽莎白·洛德夫人吧？”

“正是，不过您……”

“我是露丝·特鲁克斯莫尔。”

母亲的脸上立刻绽出了笑容，情不自禁地喊了出来：

“您终于来啦！快进来！您知道吗？我早就想认识您，我都开始失望了。”

当她领着露丝走进摆着希邦代尔时代家具的客厅时，她提醒道：

“很不凑巧，我儿子没在家。”

“这我知道，我是来看您的。”

“这主意有多好！”

特鲁克斯莫尔感到自己最后一点的持重也消失了，她接过一杯雪利酒呷了一口，女主人便在一旁开了腔。

“阿基伯德说您既优雅又漂亮，他真有运气！你们俩可真是天生的一对，地造的一双！”

露丝的反应很冷淡。

“在达到那种程度之前，伊丽莎白·洛德夫人，有一个小小的程序，您儿子却坚持不履行。”

“真有其事吗？是哪个手续？”

“向我求婚。他声称在没有得到您的准许之前他不会主

动向我求婚。”

老太太笑了起来。

“阿基伯德酷似他的父亲。在女人面前，他显得非常腼腆。您可曾料到吗？亲爱的，是我硬拉着我丈夫——也就是已故的罗伯特先生——走到牧师面前。如果没有这种在家里引起纷纷议论的主动性，我们的婚姻在当时大概也就泡汤了。既然阿基伯德希望得到我的准许，那我就由衷地答应了。拥抱我吧，露丝，从今以后，您就是我的儿媳了。”

“可是……可是您的儿子？”

“等他回家时我们就告诉他。”

两个女人伸出胳膊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很自然地，喜悦的泪花巩固了婆媳之间的谅解。然后，她们在一起快快活活地度过了两个钟头，在这段时间里，她们先是略微谈了谈现状，继而较多地展望了未来，最后更多地则是回忆了过去。通过促膝长谈，露丝了解到未来的丈夫在童年、少年、青年时代各个阶段的情况。

尽管阿基伯德很冷静，但当他进入客厅看到特鲁克斯莫尔小姐和母亲亲切交谈时，也无法掩饰其惊讶的神情。他有点结巴地开了口：

“我……我非常高兴……在这里遇见您，亲爱的……真是又惊又喜。”

“阿基伯德·洛德先生，我很荣幸地向您求婚，因为您尚未决定向我求婚。”

“……我是……总之……我……我没有料想到……您是明白的……”

他像一只企鹅正在聆听勘探家解释铀的相对性时那样木